

0012 菩提道次第略論 20140509-b

主講法師：上良下因法師

2014 淨律學佛院

我們剛才念的那段文，實際上就是修暇滿難得這個法的一個總攝。就是我們在修行儀軌上，主要也是根據它這個大結構來觀修的。這大結構當中主要分為三大段，我們先解釋前面的文。

若由前面的種種門當中的思維啊，那麼能夠“轉意力大”，能夠轉變我們的心的這個力量，那是很大的。

前面舉了很多的譬喻也好、經論的引證也好——而且還不只是一部經論，很多的經論引證，從不同的門當中去思維。這樣的話呢，可以幫助我們轉變我們的心，力量是很大的。所以，應當如前所說而去思維。

如果說不能夠像前面那麼樣廣泛地思維的話呢，底下宗大師幫我們攝受成從三個角度來思維，事實上也就是前面的廣說的一個總攝了，總攝成三類：

第一個，“何為暇滿體性”。什麼是八無暇？什麼是十圓滿？這個體性，這是第一個要先思維。

第二個呢，是思維這個“現前、究竟門中義大之理”。“現前”就指的是對今生的安樂。“究竟”呢，就指對未來的利益。“義大”，就是說有重大意義。對現前，還有未來的一個重大意義。有這樣暇滿身的話，它是有重大意義的，那就是總攝前面第二大段的……應該是丁二這一大段的“義大”的內容。

第三呢，就是“因、果門中難得之理”。“因、果門”就是說修暇滿的因，很難得。前面講的嘛，你要拜懺等等的，這個很難吶，很難有這樣子的老實修行人，因難得。那果上很難得，就是果上，像《律本事》所說的“爪中土”的

這個譬喻，因、果門中難得之理。

從這三大科去思維。所以我們觀修的儀軌，就是主要根據這三大科。然後古德，就是格魯派的古德啊，再把它具體化。這觀修的儀軌各位可以下去先看，然後我們下次上課的時候，再帶各位來觀修。

然後：

隨所相宜，由前說中取而修習。

“隨所相宜”就是說從前面所說的相應的部分來取得修習。比如前面講的經典，比如《律本事》的文、《四百論》的文和《入行論》的文，或者譬喻等等的。有理論的、有譬喻的。你覺得相應的就把它拿來用，然後匯入到這三個大綱當中去，是這樣的意思。

所以這個就是前面那個長行文的一個總攝，總攝成個修法的儀軌。所以我們可以學習《廣論》的這種善巧，以後我們在面對……比如說我們學漢地的經論的時候，古德也是這樣會分科，將內容分科，然後分段落，我們就可以根據古德的分科、分段落。事實上就是一個思考的脈絡。

就像暇滿難得啊，或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這種思考的脈絡。根據古德分科的脈絡，然後我們來在經文當中去思維，你這個時候就能夠很具體地……。比如說你學《金剛經》，那學《金剛經》之後就可以很具體地根據《金剛經》來觀修、來修禪修。而不會說只是學完《金剛經》，結果道理“大概知道”。

我們先前講大概知道就只是個聞慧而已，聞慧；然後再來呢，你要去不斷串習啊，比如根據滿益大師的，或者根據智者大師寫的注解、大思考架構去串習，這是思慧；乃至生起覺受——覺受就是你修《金剛經》如幻空。就是你面對一切的境界，稍微憶念這個思考架構，馬上就當下體會啊，體知啊，一切境界當體如幻，有這樣的這種力量。這是種修行的善巧，那這是個總說嘛。

那看第二段：

各別思維的方式分二：

第一個：

此中，由因之門難獲得者，總說僅生善趣，亦須修戒等一淨善；特若欲得暇滿之身，則須以淨戒為根基、佈施等為助伴、無垢淨願作結合等眾多善根。

看到這裡，這個地方要強調，在解釋第三個，因、果難得的道理。

這個第一個呢，先解釋就是“因之門”，就是暇滿的因，很難以獲得的原因。

前面先總說，先攏總地來說啊，不要說暇滿，僅僅要生到善趣（人天的善趣），也必須要修習“戒等”，一個戒等的一種清淨的善業。當然尤其是戒，戒的這個重點。

你如果一路佈施，你有可能都要到三惡道。到三惡道做王啊，鬼王啊，龍王啊，什麼的，蛇王的，所以修戒等的一種淨善，至少。

特別呢，如果想要得到暇滿的身，這個條件就很多了。

你看十圓滿，這必須第一個，“以淨戒為根基”。我剛剛講沒有戒的話，你福報再大就是三惡道——淨戒為根基，它是基礎。

再來，“佈施等為助伴”。這個“佈施等”，這個六般若蜜啊，是助伴。就是說你要有福報。你持戒，當然持戒本身也是有福報，但是你本身還是要多少培福。你福報不夠啊，你要得到人身可能也會有問題。那你要得到暇滿身，那更不用說。

你看暇滿身，還遇到佛，佛說正法，而且還有佛的弟子輾轉相傳，傳承下來的這個教法來教授你，那要多大福報啊。

就像經典說啊，比如說你今天能夠讀誦《楞嚴經》《法華經》，這個就是

過去生曾經供養無量諸佛、積功累德，所以今生才能夠讀這種大乘經典。那你要能夠讀《無量壽經》——《無量壽經》說啊，十方菩薩，很多菩薩，聽過這部經的名字，但是想聽聞而不得。所以我們應當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起火，我們要越過這個大火去聽《無量壽經》。這個都是要有大福報啊，今生才能夠聽聞這些大乘佛法，所以要佈施等為助伴。

再來，“無垢淨願作結合”。你說你行的這類善業之後，你要回向發願，這種清淨的願力。就是說我今天我持戒，或者佈施，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升天、受天福，我是希望能夠得到暇滿的身。真正地有這樣的意願生起，那也不容易。真正地，不是為了享受而已，是為了得到暇滿的身來修行，那不容易。

所以有眾多善根，這裡講到三個。第一個，戒，戒為根基；第二個，修福報，六度等福德資糧；第三個，無垢淨願的回向，回向發願這些的，這三個是暇滿的因。

那其中任何一個都很難。第一個，戒，就很難；佈施等六度福德因緣也很難；無垢淨願，你真正能夠跟無垢淨願相應，那也是很難。

所以呀，我是覺得求生淨土要緊。你說下輩子再得暇滿身，然後，再下輩子還有暇滿身……我說這個比例太低了，真的比往生淨土還難得多。

結論：

然見修此因者極為稀少，是故以此類推，思維善趣身果，若總若別，皆屬難得。

所以呢，“修此因”這個剛剛講，前面講的那三個，淨戒、福德、淨願，這是極為稀少的。所以呢，“是故以此類推”啊，我們推想“思維善趣”的這個身、這果報，那麼“若總若別，皆屬難得”。

所謂什麼叫“若總若別”呢？就是善趣當中的“總”，就是一般的善趣，

還不是暇滿。“別”的話，就是特別殊勝的暇滿身。都難得。得到這個“總”的善趣身已經很難得了，特別善趣當中的暇滿的身，尤其我們各位不但是暇滿身，還是出家的暇滿身，那是難中之難啊。

那這是從因門來觀察的。

第二呢，果門來觀察。

由果之門難獲得者，應如此修：“較非同類諸惡趣眾，僅是善趣亦為稀少；較于同類諸善趣眾，殊勝暇身更為稀少。”

就是說你來做個類比，第一個跟惡道（惡趣呀，三惡道）眾生來比，因為惡趣跟我們是不同類嘛，對不對？這是站在人道的角度來說。你跟不同類的諸惡道眾生來比，你現在能夠得到善趣啊，已經是非常稀少了。如爪中土嘛，那麼少的比例。

然後再縮小範圍，“較於”同樣都屬於善趣的眾生，我們跟同樣的人天類的眾生來比，“殊勝的暇身”更為稀少。殊勝的暇滿身吶，那是更加得稀少。不要說別的，像臺灣，佛教已經算非常的盛了，還是有很多人，他跟佛法是擦身而過。不信佛的太多了，佛法這麼盛的地方。所以真的是殊勝暇身吶，是更尤為稀少。

最後總結：

如善知識鐸巴雲：“殷重修此，餘法皆能由此引生。”故應勵力。

鐸巴上師他說啊，殷重地修暇滿難得這個法，其餘的法“皆能由此引生”。

就是說我們今天，你修法的時候，有時候比如說修拜懺吶，或比如說你修空觀吶，修菩提心吶，什麼的，有時候修很久你就修不起來，種種原因。那其中有可能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呢？我們沒有珍惜我們的暇滿身。我們並沒有覺得說“我們這個身吶，好像很難得”。

甚至可能有的人想佛學院趕快讀完、畢業呀，畢業之後，要幹嘛幹嘛的……就是期待著未來啊，不會珍惜現在：“要趕快修”。所以呢，沒有這種殷重修暇滿難得。沒有這種心的時候，沒有這種無常想、沒有暇滿想的時候，所以你修其他的法，那個動機呀，其實不是很強，就是種照表抄科去修。那所以呢，就很難生起它相應的量。

所以，你“殷重修此”暇滿難得，其他的法的功德皆能由此而引生。你修菩提心、修空觀，或者拜懺等等的，配合修暇滿難得，你這些功德相應的量就容易生起。

所以你看道前基礎當中有幾個重點，包括“聞法儀軌”，這是重點；第二個重點“親近善知識儀軌”，這是重點；第三個重點就是暇滿難得。

它是不管你修三士道，每個道都是需要的，都是需要這三種的最基礎的、最基本的法。

所以《廣論》這個法，我覺得是很好的。我們自己現在先學，學了之後，我們先修。以後慢慢地就把這個法推廣出去，作為我們學習顯教圓頓法門的一個基礎。就像《天臺》講啊，十乘觀法講的對治助開，這個很重要的，對治助開的。

看到

丙二、如何攝取心要之理。

如何攝取大乘、小乘、顯教、密教的這些心要的道理。我們前面講，我們今天希求暇滿身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有這個暇滿身才能夠攝取佛法的心要，大小、顯密的心要。

假設你已經得到暇滿身，然後你也很珍惜這個暇滿身的話，再來就是要談論怎麼樣依著這個暇滿身來攝取佛法的心要了。

我們看到前面的科判表，第二頁的表四。表四就是“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次第”當中的第二段文的乙二，“於依止已如何修心之次第”。

依止善知識之後，怎麼修心呢？第一個就是修暇滿難得，“於閒暇身勸取心要”。你有暇滿難得的基礎之後呢，接著丙二，就是“如何攝取心要之理”。就是整個《廣論》當中的重點（三士道：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）的一個內涵在這裡頭。所以丙二開始就屬於《廣論》的正行的部分了。前面是屬於前行，道前基礎，前行的部分，所以前行很重要。

然後我們接著看，正行也很重要。

我們還是接著看丙二，這個比較清楚了。丙二這科“如何攝取心要之理”，分為二段：

丁一、於道總論述生起定解。

“於道總論述”就是說“道總”——一共有三士道，總的來說有三士道，稱為“道總”——的這樣的論述來生起定解。為什麼一定要有三士道？你說“我直接取圓頓法門不就好了嘛？”不是的，要有三士道的基礎。你看古德他雖然說他今生就是修圓頓法門開悟，那也是過去生有前面的基礎。所以三士道這個次第是決定的、不可壞的。

這當中分為二段：

戊一、三士道中總攝一切經典之理。

也就是經典所說的內涵，不外乎三士道。

戊二、顯示由三士門依次引導之原因。

就是說三士道總攝一切的佛法，而且這個三士道必須次第地生起它的量，所以“由三士門依次引導”慢慢引導上去的原因。

這當中分為二段：

己一、顯示由三士道引導之義為何。

這是什麼？這個意義，什麼叫做由三士道引導的意義。

我們來看講義的五十四面的文。我看一下，剛剛講太快，講戊二去了，現在才戊一。

戊一，三士道中總攝一切經典之理。

當中分為六點：

第一點呢，一切佛經都總攝在成辦二利當中。

二利就自利、利他的二利當中。

佛初發心、中集資糧、最後現證圓滿正覺，一切唯是為利有情，是故所說一切正法，亦為成辦有情義利。

佛陀啊，他從剛開始行菩薩道，初發菩提心。然後呢，發菩提心之後，中間集積福德、智慧的資糧，乃至到最後“現證”，當下證得圓滿的正覺的佛果。這麼從因到果，一切一切的動機都是為了利益有情而來發心、而來積資懺淨、而來證果的。所以說呢，所說的一切正法也為成辦有情的義利，因果相符合嘛。

就是說他當初為什麼要成佛？就是為了要成辦有情的義利。所以他今天成佛之後，他必然而然地，自然會以大悲心的力量推動，任運地來為眾生說法。然後呢，來造作成辦有情的義利。所以，有情能夠得到解脫。

這句話意思也就是說啊，佛陀說法的內容是要使我們得到解脫的，不是只是種哲學思想而已；也不是那種戲論，不是的，我們應當要知道這個觀念。佛經內容是要拿來修的了，可以讓我們得到解脫的修行的內涵。

所應成辦有情義利有二：現前增上生及究竟決定勝。

所應的“有情的義利”可以分為兩大類。

屬於現前的“增上生”，“增上生”是屬於下士道當中的人天的果報，就

是暇滿難得啦，這種增上生，暇滿身吶。

還有究竟的“決定勝”。“究竟決定勝”指的就是決定的解脫，所以稱為“決定勝”。究竟的解脫是包括中士道的聲聞緣覺的解脫、上士道的佛果的解脫。

所以這個屬於有情的義利，總攝就是“增上生”跟“決定勝”，就這兩大類。而決定勝又分為兩類，中士道跟上士道這兩類。

這個就是佛經的內涵，它所要引導到的目標，不外乎這當中。

二、下士夫成辦增上生的方式。

為能成辦初者，盡其所說，一切悉皆攝入正下士或共下士之法類，因殊勝下士夫不以現世為主，而求後世增上生之盛事，趣入成辦彼因。

為能夠“成辦初”，“初”就是增上生啊，下士夫所成辦的增上生，就是暇滿身吶。那麼“盡其所說”，為了成辦增上生，盡佛陀所說的一切一切的五戒十善吶，等等的，所說的內涵，全部都“攝入正下士或者共下士的法類”。

正下士跟共下士有什麼差別呢？差別在他的動機。

就是說你今天修人天乘，比如說修五戒十善，或者我們修出家的幾個戒法。那麼你持戒、修善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求得今生或者來世人天的安樂，這個叫做“正下士”，就是完完全全地屬於下士道，不通上的，叫正下士。

那麼“共下士”呢，就是說我今天修五戒十善的目的，是為了要求無上菩提。那麼當我要求無上菩提，當然我必須要有基礎啊。這個基礎是，第一個就是下士道的基礎，所以就叫共下士。我必須跟下士道的眾生共同來修這個法，因為這是上面的法的基礎，叫共下士。

所以佛陀所說的法，五戒十善呢，這一類的法，都是屬於正下士或共下士所修的法類。

下一段，然後他又說啊，因為殊勝的下士“不以現世為主”，那麼“而求後世增上生之盛事”，然後來修“成辦彼因”。

這地方又提到殊勝的“下士夫”，我們剛剛講正下士、共下士這兩類，對不對？那麼共下士實際上就是大乘吶，大乘或者是聲聞、緣覺。聲聞、緣覺啊，也是一樣，也是可以稱為“共下士”，修共下士。

再來，這個正下士當中又跑出個“殊勝下士夫”，這什麼意思呢？因為同樣的正下士，他完完全全地求今生，乃至於來生、來世果報的，這種正下士夫當中又分為兩類。第一類稱為“普通下士”，第二個稱為殊勝的，或稱為“特別的下士”。

普通下士，就是說他修五戒十善的目的就只是求今生的安樂。我們看有的佛教徒確實是這樣，“你說來世呢，太遙遠了。我今天吶，好好地護持三寶、修福報、持戒等等的，我就希望家庭和樂、事業順利，等等、等等”。求今生的安樂，這叫做“普通的下士夫”。

這地方第二個所說的“殊勝下士夫”，他對今生的這種利樂看得很淡。就像我們看藏區的那一些藏民們，他們生活很苦。然後呢，他生活所得的，他會都拿來供養三寶。大家都會覺得說，“哎呀，怎麼那麼無知啊，自己有錢不自己花，拿來供養三寶幹嘛？”他不是的。“我求來世的人天的安樂。今生的苦再怎麼樣，很難避免了。整個大環境就這樣子，很難避免。那怎麼辦呢？我就供養三寶，求來世能夠得到人天的安樂”，這個叫做“殊勝下士夫”，或者是特別的下士夫。

尤其下輩子你希望能夠升天吶，很多人的修行吶，尤其像那個道家的，下輩子希望想要升天，或做轉輪聖王這些的，稱為殊勝的下士夫。

所以他們不以現世為主，而修“後世增上生”的這種“盛事”。“盛事”

指的是圓滿的果報身吶，後世這種增上生的這種圓滿的果報，所以這種增上的果報嘛，就稱為“盛事”。而“趣入成辦彼因”，他因為這樣動機而趣入這樣的修行。什麼修行呢？成辦“彼”這種人天的因，這個屬於殊勝下士夫。

這個是屬於下士夫，成辦增上生。

所以說這個地方所說的下士夫，指的還是不是普通的下士夫，那個是太次了；這地方所說的下士道的下士夫，指的是殊勝的下士夫。所以，就是底下講的這個文，到後面也會有辨識的，第六段釋疑會辨識，說這個下士夫指的是普通的呢，還是殊勝的？那它所指的是殊勝的下士夫。

下一段文：

《道炬論》雲：“若以諸方便，僅于輪回樂，希求自利者，知彼為下士。”

阿底峽尊者所著的《菩提道炬論》裡面說啊，吾以種種的方便，就是五戒十善啊，這類方便，僅僅地只是希望在輪回樂當中的五欲的快樂當中啊，希求自己的快樂，那麼這種自利是屬於“輪回樂”，還不是解脫的樂，那麼“知彼為下士”。也是主要求來世的這種天的果報等等的。

第三個看到：

中士夫成辦決定勝中解脫的方式。

決定勝中有二：僅跳脫輪回之解脫及一切智。其中，為能成辦聲聞、獨覺二乘，盡其所說，一切悉皆攝入正中士或共中士之法類。

它所謂“決定勝”，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無常幻化之樂，是真正的跟解脫相應的，所以稱為決定的殊勝。有兩個，第一個是屬於二乘的僅僅跳脫輪回的解脫；第二個呢，是屬於大乘的“一切智”。這兩類。

那麼這兩類當中，其中呢，為了成辦聲聞，還有獨覺的二乘，“盡其所說”的，盡佛陀所說的一切法類，包括四諦、十二因緣吶，這些法類，都是攝入正

中士或者共中士的法類。

“正中士”就是他完完全全的就是定性聲聞吶，完完全全就是為了求自身的解脫（解脫輪回）。

那麼“共中士”就是大乘的菩薩發心。他修四諦、十二因緣這種中士道作為基礎。

所以這個法到底是大乘、小乘啊，還是人天乘，主要看你的發心吶。你發心是發大乘心，這個叫作共下士、共中士，它是屬於大乘的一部分。

這個是中士夫、共中士的法類。

下一段呢：

因中士夫于一切有心生厭惡，為求自利，以跳脫三有之解脫為其所求，而趣彼之方便——三學。

因為中士夫啊，於“一切有”——三有啊，就是三界。因為三界都是有為、敗壞之法，稱為“三有”——對三界的有為、敗壞的境界啊，心生厭惡。“為求自利”，這個地方“自利”就不是輪回樂了，是自身的解脫，就是“跳脫三有的解脫”為他的訴求。因而呢，“趣彼”，來趣向這個“彼”，“彼”就是跳出輪回的方便，也就是戒定慧三學了。

下一段，看總結引證：

《道炬論》雲：“背棄三有樂，遮惡業為性，僅求自寂滅，名為中士夫。”

在《菩提道炬論》裡面說啊，他的心態是背棄三有的快樂，他觀察三有的快樂如癰如疽，是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，非常厭惡三界的快樂。因此呢，他行為就是“遮惡業為性”，有這種背棄三有樂的動機，他所造作的行為是遮止一切惡業。這惡業不只是十惡業，包括對三界的貪著，乃至一切“我執”，這個是惡業。他破除這個根本的“我執”的煩惱了。僅求自身的寂滅，“名之為

中士夫”。

這個我們也很清楚了，中士夫，就是中士道，就是聲聞、緣覺的這個發心。

第四個呢：

上士夫成辦一切智的方式。

成辦一切種智之方便有二：波羅蜜多乘及密乘。此二悉皆攝入上士法類，

“成辦一切種智”——就是佛的一切種智——的方法有兩種，第一個是“般若波羅蜜多乘”，就是一般所說的顯教的大乘；“密乘”，就是密教的大乘。波羅蜜多乘跟密乘都是屬於大乘所收攝的，所以“此二”呢，都是“攝入為上士夫的法類”當中。

底下講原因，為什麼呢？

因上士夫隨大悲轉，故為盡除有情一切痛苦，以成佛為所求，而修六度、二次第等。

因為呀，這個“上士夫”，他的動機是什麼呢？“隨大悲轉”。他心吶，隨著大悲心而轉動。也就是以大悲心的力量來推動他的心。所以呢，他從一發心開始修行就是為了要拔除一切有情的痛苦而修行。

他為什麼要來讀佛學院？為了大悲心來讀佛學院。為什麼要護持大眾？就是為了大悲心而護持大眾。

他動機是不斷地憶念這個動機，所以為了盡除有情一切的痛苦，“以成佛為所求”。他動機是為了拔除眾生的苦，所以他的需求要成佛。為什麼呢？只有成佛之後，才能夠產生大智慧、大威德力，能夠迅速地廣度一切的有情。所以是為利有情而成佛。

所以，以成佛為他畢竟的需求來修行“六度、二次第等”。“六度”是屬於顯教的六波羅蜜的法門；“二次第”就是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，這屬於密宗

的法門。這是他的自性，還有他的相狀。這個是上士夫啊。

底下引證：

《道炬論》雲：“由了自身苦，若欲正盡除，他一切苦者，彼為勝士夫。”

《菩提道炬論》裡面說啊，由於了達自身的苦——這是個基礎啊。所以為什麼你要有下士跟中士的基礎。你說“我發菩提心”，但是呢，你對自身的苦都不瞭解，那你怎麼能夠對眾生的苦感同身受呢？你不能對眾生的苦感同身受，那你怎麼能夠說你在行菩薩道呢？那基本上都是攀緣心吶。

所以就是說我們今天，我們到外面去，比如說弘法利生——我們不敢說我們就是行菩薩道——仍然不容易呀。因為行菩薩道真的是你真的隨大悲心而轉動的。

那麼“大悲轉”，你這個時候必須對自身的苦，乃至眾生的苦。尤其這個對自身的苦是基礎，然後因此對眾生的苦感同身受。所以這樣子話，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不然的話，都是夾帶著攀緣心。所以呢，“由了自身苦”，這是基礎。所以就是下士、中士的基礎。

所以呢，“欲正盡除”，“正”就是完全地盡除“他一切苦”。因為不忍眾生苦啊，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的父母親等等的。“正盡除，他一切苦者，彼為勝士夫”。

我看日宗仁波切啊，那個格魯派日宗仁波切，他的注解裡面他說啊，這句頌啊，你要常常記下來，常常去憶念。對於修行大悲心啊，修行大乘啊，會有一定的幫助。

因為它就是整個大乘動機的一個總攝嘛，扼要的攝。“由了自身苦，若欲正盡除，他一切苦者，彼為勝士夫”。可以說含攝三士道的這個內容的要義啊，在這裡頭。這樣你就知道“我學習大乘，我應該怎麼樣修？怎麼樣的動機？”

這些的。把這個頌文背下來，多去思維觀察。

結論：

此勝士夫成辦菩提所需方便——波羅蜜多乘及密乘，此二將於後說。

後面到上士道的時候，再詳細地說明。

看到第五段，五十六頁，

說明“三士夫”名稱的依據。

三士之名，於《攝抉擇分》及《俱舍論釋》等多處有說。

就是說三士夫它這個名稱是有依據的。經典裡面雖然說沒有很明確地講到這種下士、中士、上士這種名稱，但是事實上有理論依據。它這個地方說三士的名稱啊，在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《攝抉擇分》裡面；還有另外一部，《俱舍論釋》裡面等處，多處有說。

就是說雖然沒有明文，但是有這個理論上，是一樣的依據，說明依據。因為宗大師他說啊，三士夫它攝持佛法所有一切的教法的內涵，那你要有依據啊，那這依據，這個是屬於古德的論。

看第六段的釋疑。

下士夫中，雖有“追求現世”及“追求後世”二種，此為後者；又此即是趣入增上生之無謬方便。

下士夫當中有兩類，我們剛剛講的。普通的下士就是追求現世，還有殊勝的下士，就是追求後世。兩種。

這個地方，我們後面要研究下士道的內容啊，同樣屬於正下士夫當中，它是屬於後面的殊勝下士所收攝的。因為你要只是追求今生的快樂，你不用想到後世什麼輪回啊，什麼三惡道苦啊，死無常，不用想這些。“只要今生好好修善業就好了，不用管來世。”就是因為考慮到有輪回、有來世，甚至有來世三

惡道、死無常等等的，才會想要追求來世的安樂。

所以我們後面談到那個都是他為了追求來世的安樂的勝事，殊勝的下士夫的修行內涵。

那麼“又此”就是說後面所說這個下士道的修行，是趣入增上生“無謬方便”，就是說沒有錯謬的方便。你要下輩子要得到增上生（殊勝的人天果報），必須要這麼修。

先看到：

戊二、顯示由三士門依次引導之原因。

就是說前面是定義什麼叫三士道，我們知道了它的內涵，下士、中士、上士，內涵我們都知道了。那這個地方談到他這個引導必修有次第地引導上去的原因。

分為二點：

己一、顯示由三士道引導之義為何。

己二、以此次第引導之原因。

“己一、顯示由三士道引導之義為何”

此處雖說三士，然于上士道中亦攝餘二士道，故彼二是大乘道之支分，此為馬鳴論師所說。

這個地方雖然說三士道，但是呢，我們要知道並不是絕對就是三條路。主要看你的智慧跟動機啦，如果說你各別、各別的，我只求下士、求中士，那這個它就是彼此不含攝的。等於說上面是含攝下面，但下面不能往上含攝，或從下往上看，是不含攝的。

所以呢，上士道中也“攝餘二士道”，也含攝下士跟中士。所以“彼二”下士跟中士是大乘道的支分，屬於大乘道的一個部分，這個是“馬鳴論師所

說”。這個跟《法華經》的一佛乘的思想啊，也是一樣，這個都是大乘的一個部分。

是故，此中並非導入僅以三有樂為所求之下士道，及為自利僅以解脫輪回為所求之中士道，是將些許彼二共道，作為導入上士道之前行，而成修習上士道之支分。

“是故，此中”啊，就是說“此中”，我們《廣論》所要談的這個道次第呀，尤其是上士道的部分。那麼上師要引導弟子的時候，就是說宗喀巴，宗大師是這麼引導；然後我們以後做他人上師在引導弟子的時候，並非只是導入什麼呢？“僅以三有樂為所求的下士道”。就是說尤其我們在引導弟子的時候，不是只是引導他們到享受三有快樂的“為所求的下士道”。也不能說只是引導他們為求自利，僅以自身的解脫為所求的中士道。

而是怎麼呢？應當引導弟子將“些許彼二共道”一些“彼二”的這個“共道”，就是說下士道跟中士道當中共通的部分，要拿來教授。

就是說下士道當中的法類，我們後面講到這些法類，《廣論》所說的這些法類。比如說死無常啊，三惡道苦啊，業果啊，皈依啊，這些的，這一些對於修大乘不但沒有妨礙，而且是有幫助的。

但是其中有妨礙的是什麼？就是人天的發心，這個我們不要。所以我們也不是完全地接受，就是把人天的發心給去掉。那中士道修四諦、十二因緣、輪回苦等等的，這個也是我們大乘的要修行的，但是其中去掉就是二乘的發心，給去掉。

“將些許彼二共道”卑劣的發心去掉，很多相通的部分要拿來作為導入上士的前行。這個跟天臺宗講的對治助開呀，是一樣的道理。一下子就趣入圓頓，沒辦法；永嘉大師他說：“我也曾經累劫修”啊——也不是今生就趣入圓頓的。

所以，必須要有前行而成為修習上士道的支分。

就像有的人，我遇到有的出家眾，他說他要跟我說學天臺。我都跟他強調權教的法門——基礎很重要。不然你天臺一下子就學什麼天臺三大部、五小部啊，名相之道啊，很清楚啊，三止三觀啊，三德什麼的，繞來繞去，你不可能真的懂。我們不要說那種出離心的生起了，你對法義的內容要真的懂。你如果沒有權教的基礎，你不可能真的懂，因為天臺是個畫龍點睛的法門。

你看各位要有機會看智者大師著述就知道，他就開的很廣，而且很多法門都點到為止。比如說他講《阿毗達摩》講什麼，大略講一講；《般若經》講什麼，或者是《唯識學》論、經論講什麼，都是大概帶過去而已。你如果沒有這個基礎的話，不要說什麼修啊，你可能連理解智者大師原意，理解它，都會有問題。真正理解都會有問題，更不用說依著天臺來修圓頓法門，那更是有問題。

這是己一的部分。

己二、以此次第引導之原因分為二類。

為什麼要三士道次第引導呢？

庚一的正文。

庚二的目的。

看到“庚一”的“正文”，當中分為十四段：

第一個，入大乘門。

趣入大乘之門，唯是發起勝菩提心。若于相續生起此心，如《入行論》雲：

“發菩提心刹那頃，系輪回獄苦惱眾，于彼應稱善逝子。”

什麼叫“趣入大乘之門”呢？這個定義，就是大乘、小乘的差別。不是說你讀《楞嚴經》《法華經》，你就是大乘，那倒未必。是什麼呢？“唯是發起”殊勝的菩提心，就是為利有情願成佛的這種圓滿的菩提心。那麼縱然你沒有讀

《法華經》《楞嚴經》，你也是大乘。這個說法其實跟天臺也是一模一樣。

你看天臺，由般若來說，般若的智慧淺深有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，對不對？你看藏教的菩薩，他哪知道什麼《法華經》啊，又是什麼實相道理，他不知道。他就知道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道理。然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積功累德，然後，三祇修福慧、百劫修相好，到最後菩提樹下成佛，他是這樣的思想。他思想他根本不知道什麼真如佛性的道理，但是呢，他卻是大乘，因為他發菩提心了。

所以大乘跟小乘的差別，就在於有沒有發菩提心。就像後面也會講，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差別，在於有沒有三皈依。後面講到皈依的這個地方。

他這個《廣論》它會很量化地、很精準地給你個定義，而且我覺得就是說很有道理的一個定義。

所以，發殊勝的菩提心。為什麼說是“勝菩提心”呢？因為菩提心，它有聲聞菩提、緣覺菩提，還有佛果菩提。因為菩提本來就是 Buddha 嘛，就是覺悟的意思。

覺悟的心可以有三乘的差別。聲聞菩提、緣覺菩提，這個不能稱為殊勝，只有佛果菩提才是殊勝菩提心。

所以呢，若於我們心相續當中“生起此心”，就像《入行論》裡面所說的，“發菩提心剎那頃”，就是你過去不說、未來不講，你現在、你當下這一剎那發菩提心。比如說你在誦《地藏經》，地藏菩薩太偉大了，那個心量太廣大了，一剎那之間受感動，這一剎那之間發菩提心。那一剎那，縱然你還是“系輪回獄苦惱眾”，你誦《地藏經》的時候，你還是苦惱的眾生，還是被輪回的監獄所捆綁的苦惱眾生，你沒有任何功德，更不要說證得空性。但是你在發菩提心的那一剎那，“于彼應稱善逝子”。善逝就是佛陀，那麼對這一類的眾生，就

可以稱之為“佛子”，可以稱之為“菩薩”。當然他是凡夫菩薩，凡夫菩薩也是菩薩。

比如說哪天你誦《地藏經》，你誦到突然極為感動啊，發起菩提心，你這一剎那就是可以稱為菩薩。那可能誦經完了，過一陣子，可能你就習氣又上來了，菩提心又退了，這個時候就退失大乘，那麼就不是大乘。所以，這個關鍵在有沒有發菩提心。

所以，底下解釋：

謂能獲得菩薩之名，其身即入大乘之列；若退此心，則退出其大乘列故。

所以呢，能夠獲得菩薩的名字，那麼“其身即入大乘之列”。所以大乘，就是他就是菩薩。他是菩薩，就是他這個時候是有與菩提心相應的心，才可以稱之為大乘。

所以也不容易呀，對我們凡夫來說，我們都要如理作意。因為我們總是為了自己的多嘛，對不對？今天我就算拜佛、聽經，往往也是為了自己啊，為了自身安樂的心太多。

所以為什麼我們來修法之前，要先如理作意，誦念菩提心的頌文。比如說藏傳念“諸佛正法眾中尊，直至菩提我皈依”這個頌文。我們要誦念“文殊師利勇猛智，普賢慧行亦復然”等等這個頌文。就是說我們凡夫習氣是恒常地跟“我執”相應，所以要常常憶念。尤其你在修法之前，或者你今天做執事。

比如各位要去醫院看護病人，就憶念一下為什麼要去看護病人。不是用“學院派我，輪我去，我只好去”，不是這個心態。而是呢，“為了菩提道，我發菩提心”而來看護病人。那麼你以這樣的心，先作意之後，再來做這件事情。那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，就可以稱之為與菩薩心相應。

那相反的，“若退此心”，就“退出其大乘列故”。縱然你學習《法華經》

《楞嚴經》，那麼你這個時候也不能稱之為大乘。所以你看《楞嚴經》裡面，摩登伽女呀，她聽《楞嚴經》之後，她並沒有證得大乘的法身吶，她證得三果啊，她並沒有證得法身，所以這個重點在發心的差別。

好，今天就講到這裡好了，時間到了。

上下文長，付在來日！

聽打：法珠

校對：行航 普靈

201703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